

## 十、釀綠的林野

張騰蛟

春花忙著綻放，春霧忙著湧動，而春天的林野呀！也並不是閒著玩的，它也是在忙碌著，忙著釀造新綠。對於大地來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經過秋的折騰和冬的蹂躪之後，去年的青綠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要是沒有新綠來飼餵，大地將會極度饑餓。

釀造翠綠的責任，是由原野上所有的草草木木來承擔的，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得出的是，沒有哪一根枝柯或是那一莖葉肯於偷懶。高山上的紅檜和長街上的古榕，都在忙著為自己塑造一幅翠綠的身軀，就是那路旁的一株小草或是深谷中的一棵野花，也在忙著為自己裝飾一張青翠的容顏，因為它們知道，一個青翠的世界應該是由大家共同來創造的，如果有一條枝柯要偷懶，這個世界就會留下一個枯萎的瘡疤，而這片原野呀！也就無法綠得純真，無法綠得徹底。

就因為如此，所以當大地上的林木們忙著釀造青翠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一群群焦灼的芽兒們，站在枝頭上不停地跳躍著，想盡了辦法使自已那段黃嫩的過程緊縮得短短的，很快的便成為一片充滿活力、充滿生機的綠葉。且洋溢著一股滿足的愉悅，滿足於自己終於能在這片青翠的原野上擔當了一個釀造翠綠的角色。我曾經去觀察一個嫩芽如何成為一片綠葉，這其間，細柔的葉脈便成為一種重要的動力，因它那尖尖的觸鬚，蚯蚓鬆土般的，在高低不平的葉面上鑽動著，沒出幾天，一片綠葉便形成了。

如果在所有的草木們都忙著釀造翠綠的日子裡跑到原野上靜靜諦聽的話，便可清楚的聽到芽葉兒生長的聲音，沙沙！沙沙！響個不停。甚至連樹枝和草莖生長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出來。當然，這個時候，被深埋在地層下面的那些根鬚，一定也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一定也會開始它們的鑽探，因為，對於它們來說，鑽探就是生活。

就這樣，在所有的林木所有的花草共同的努力下，濃濃的青翠便以一種澆潑的姿勢綠了過來，一直綠向漫漫天涯，於是，一個新的綠野便告誕生。在我的觀察下，總覺得，這種濃濃的青翠不但染綠了原野，也染綠了一些日子。

當我面對著這浩浩綠野時，就會回憶起這片翠綠在成長的那段艱苦過程。

## 十一、夜市

林 泠

那條運河，久久地凝滯著，在我的小屋的門前。

也許流過去的是日子；是挖泥船劃開的，黑色的水痕；是燈光——那時候，每個人都知道黃昏已經起程了，燈光像趕著的羊羣似的，蝟集到運河的那一端去。還有笑語和人聲也結著伴渡過去。於是小屋的周遭開始寧靜下來，從白晝光影的世界中靜靜地退卻。

河的對岸是能夠同時容納太陽和月亮的，他們都說，那兒是夜市。

風從外港悄悄地湧了進來，帶著清沁的鹹味，一種和泥土相同的氣息。港邊，水面被護木塞滿了。那是斷了的陸地的鏈索，互相拉牽，拍擊，深深地嘆息。一羣水手們忙著把鐵錨拴到石墩上，然後，像吹動口哨一般靈巧地，跳到岸上去。白色的帽子劃開暮靄，由一片黝暗到另一片；他們匆匆地穿過夜街——夜的街，那單調的調色板，為這偶然純白的一筆，遽然顯示出隱隱的，生命的蠕動。

夜市開始了。晚潮不停地上漲著，而夜市已經開始了。夜，是行將被淹沒的，小小的防波堤。

一個滿臉黑鬚的漢子，挺著風暴一般強勁的身軀，向街心冒著熱氣的擔子走過去。望著那賣魚丸的小姑娘，他獷野地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她彎下身子，那笑容她是熟悉的，她只低頭數著碗裡的魚丸，灑上醬油，然後又加了一個遞過去，把一份笑容和熱意遞了過去。

燈光更亮了，因為夜更深了。

騎樓下面，小毛毛在母親的背帶裡使勁地哭喊。不知什麼時候，他看見了游來游去的魚羣；那是一個小小的水國，一個四尺見方的白鐵盒子就算是城廓。小孩子們的頭擠得密密的，形成了水國上空黑色的雲朵。他們一勁兒撥著水，幾十隻眼睛都在流動，隨著水中受了驚嚇的小花魚流動。我靜靜地注視著，忘了是什麼時候，也不自覺地蹲了下去，在那捏滿了銅角子的手中放下兩毛錢。

也許每個人的體內都流著賭徒們的血液，我容許自己這樣想。因此我笑了，對不可企及的夜空嘲弄著。七月的星野，星子們像夜市般地展現，織女黯然地發著亮光，她讓她藍色的光羽掠過中天的空隙。遠處山峰的痕跡已不能再分辨了。

## 十二、抉擇

沈石溪

半個太陽已經落入地平線，還有半個太陽在空中燃燒。殘陽如血，夜霧瀰漫樹林。綠頂點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機會來了。

一隻強壯的白鶴，巨大的翅膀呼呼搖扇著，飛到牠的頭頂，小幅度盤旋了一圈，就要降落下來。綠頂點悄悄仰起頭，透過樹葉的縫隙，牠看得很清楚——正往牠頭頂降落的，竟然是這群白鶴的首領紫嘴喙。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綠頂點希望紫嘴喙能不偏不倚的落到牠嘴吻前半公尺遠的地方，這樣的話，當紫嘴喙沉重的身體壓彎枝條時，就可以一口咬斷鶴頸了。但當牠把叉形舌頭小心翼翼地伸出樹葉，卻靈敏的探測到紫嘴喙空中的方位，正好是綠頂點的背。換句話說，就目前的降落路線來看，紫嘴喙落到樹冠時，剛好就在牠綠頂點的背上。綠頂點心生大難臨頭的驚悚。

牠倒不怕被紫嘴喙踩一下。巨蜥皮厚肉糙，骨骼粗壯，區區一隻白鶴，別說踩十腳百腳千腳，也傷不到哪裡去。問題是，當鶴腳踩在綠頂點背上時，牠要怎麼撲咬白鶴呢？

牠當然可以往後退兩步，讓紫嘴喙落到自己面前來，但牠現在隨便一動，懸在空中的紫嘴喙立刻就會發現牠，接著拍搥翅膀重新飛回空中，並向其他白鶴示警；而埋伏在另一根枝桠上的紅指甲也會很快暴露行蹤，想要趕走白鶴的最後希望將隨之破滅。

假如是在地面，綠頂點在鶴腳踩到自己背上的剎那即時翻身，正好可以咬住白鶴胸脯，但現在是在樹桠上，別說翻身了，稍一動彈就有可能摔下樹去。牠已經在樹上文風不動蹲伏了兩天，身體早就僵滯，就算孤注一擲翻身去咬，恐怕也力不從心。

但無論如何，綠頂點絕不能無所作為的聽任紫嘴喙降落到牠背上來，也絕不能讓紫嘴喙再次將牠含辛茹苦孵化的巨蜥寶寶像吃點心一樣吞進肚去。牠必須在鶴腳觸碰到牠背脊的一瞬間立即翻身，仰面迎戰紫嘴喙。

## 十三、曇花的啟示

殷穎

我家擁有兩盆曇花，枝葉都很茂密，前些時忽然發現它那不規則的厚葉上有蟲蛀的現象，且有點泛黃，正擔心它的健康，要給它噴蟲藥施肥，兩天前澆水時，竟在葉底出現了兩朵小小的蓓蕾，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以往我的兩盆曇花都是各開一朵，也有時會同時開放，蔚為奇觀，但一株同時開出兩朵，還是很稀有的現象。

我雖然密切地注意著這兩朵棕色的蓓蕾，但仍然不知道它在甚麼時候由一個小指那麼大，長成了五寸長的體積。今天下午，當我再注視它的時候，發現包在外面的那幾片棕色的花瓣已經倒捲，裡面的雪白的嫩瓣已微微開啟。根據經驗，這是含苞待放的時刻了。家人立刻緊張起來，將花盆由院中移到客廳的桌子上，有人建議要請朋友來觀賞，我則覺得若請一些俗客來圍觀，倒不如讓它悄悄地綻開，再靜靜地謝去，讓它那片刻寶貴的生命得到安詳與寧謐，而且曇花綻開的時候都挑在夜晚，似乎是有意逃避白天的煩囂的，所以無論鴻儒與白丁我都沒有邀請，只靜靜地將這盆曇花擺在桌子上，在唱機中放上柴可夫斯基憂鬱的 *天調* 小提琴協奏曲，然後泡一杯苦茗，靜候它綻放著。

每一次我都想看看曇花開放的情形，似多因事耽誤了，這次我決心要看看它開放，於是我拿著茶杯守在旁邊凝視著它，看著那飽滿待放的花苞，心頭忽然充滿了生命的神奇的感覺。

想到生命的短促與珍貴，一朵曇花由盛開到枯萎，它的美麗的生命不過是兩三小時，所謂「曇花一現」，生命真是何其短促。惟其短促，也才更顯得珍貴。但這短短的「一現」，雖然只有兩個小時，但比起人一生到底有什麼不同，頗使我感到惶然，頒布十誡的摩西在詩篇中對人生感嘆說：「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在摩西的時代，人活七十歲很普通，但今天人的平均壽命，我想一定達不到七十歲，「轉眼成空」，與「一現」的曇花，又有何分別，若空空活了七十年，回憶起來都是蒼白貧乏的歲月，還遠不如曇花在一瞬中綻放出生命的芳香，將它的美麗貢獻給人，反能在人的記憶中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呢！

## 十四、唯一的父親

蕭正儀

四周是黑壓壓的一片，我在無盡的時空裡奔馳，內在與外在的呼喊不斷發生衝撞，我被隔絕在這蒼茫的宇宙裡。童年的影像不停地重疊交替，我欲伸出手去抓，用整個身子撲向那霧般的影像，卻茫然撲倒在冰冷的大地，朦朧中有雙厚實的大手將我扶起。抬起頭忽見一絲陽光在眼前閃現，當我站穩時，又不知身在何方？我不清楚天地是否在旋轉？我只能從內心發出聲嘶力竭的呼喊——那最熟悉的兩個字，最熟悉的身影。在急速的喘息中，從極度的驚呼裡猛然地坐起時，忽然發現這只是間八坪大的斗室。

已經夜裡兩點了，我敬在枕上，才發覺睡衣的領口與枕邊有點水跡，或許是窗外的雨點悄悄打進來的，當我起身欲關上窗戶時，眼睛又略感模糊了。從前在家裡，每次睡前沒關窗戶，夜裡下起雨來，總是父親起來替我關的，第二天，他又要訓我，他說：「雨打進來會把書淋濕的，要是感冒了你要鬼叫，講了多少遍都不聽。」

我不知道父親今晚是否吃過宵夜？每晚他都是要吃過宵夜才入睡的。縱然近在咫尺，只是幾條街道的間隔，也難如同往日，陪他淺酌低吟，他也無法再帶宵夜回來給我了。多少孺慕之情，只在心中低迴，搜尋那兒時的記憶，多麼想乘著夜風的吹送，飛向父親的懷中，飛回时光的隧道，猛然中才發覺我已成長，是兒時夢已碎，還是夜的孤冷？仰望夜空裡星辰無數，彷彿父親無盡的關懷與慈愛，這一生一世，伴我在漫漫長夜。

七歲以前，最怕的是母親的皮拖鞋，從小皮膚過敏的我，總愛把全身抓得不堪入目，每當正過癮時，母親就用皮拖鞋抽我的小手。後來，最怕的是父親的皮拖鞋，他一看我手不對勁，混身亂抓，遠遠地一隻拖鞋就丟了過來。母親逝世後，原本在父母羽翼呵護下的我，從此掉入另一個境界裡，展開另一段生命的歷練。沒多久，父親再娶，不久也陸續添了兩個弟弟。對於家，對於父親、母親，似乎是無數矛盾感情的糾結，是一個模糊籠統的意象，只道唯一的依恃是父親，那個我向來景仰、向來引以為傲的父親。但是，卻又怎麼無法與七歲以前的歲月連結呢？少年的我，不想懂得太多，想得太多，卻又如此多思敏感；對於未來與成長的期盼，有一種莫名的惆悵與恐懼，似乎意識到成長後必須面對的事實，那些揮之不去的問題。

## 十五、瀑布

蔣勳

早上走到溪澗旁看水，婦人們早起，已三三兩兩面對山壁做體操。看不出她們做哪一種運動，脫了鞋，赤腳踩在草地上，轉頭、轉腰、扭屁股，有時候亂叫幾聲，像馬一樣奔跑起來。跑了幾圈，回到原地，馬步半蹲，雙手合十，面對一株盛放紫紅花朵的羊蹄甲，凝神肅穆，調整呼吸，好像在參拜莊嚴的神佛。

昨天一場大雨，雨水此刻都在溪澗裡，我看水無事，就問婦人：練什麼功？

「亂做的啦。」她一面甩手一面回答：「山裡沒有老師教，隨意做，反正大山裡花草草、泥土、石頭都有氣，怎麼做都好。」

婦人告訴我們沿溪向上走兩百公尺有游泳池，再向上走幾分鐘就是著名的五峰旗瀑布。

坐在溪澗中流大岩石上，用完麵包清水早餐，依婦人指示，沿溪上溯。正疑惑山裡怎麼會有游泳池，遠遠果然幾名早起鄉民，已脫去外衣長褲，向水中縱跳。

婦人說的游泳池其實不是游泳池，是溪澗攔腰修建的三層堤壩。溪澗陡急水勢被堤壩容納緩和，形成三個比標準游泳池還大一點的長方形蓄水庫。溪水流動清澈，水勢豐沛，映照藍天，水汪汪像三塊晶瑩碧玉。雖然堤壩上有一公尺見方四個紅漆醒目大字：「嚴禁游泳」，穿著內褲的鄉民和光屁股小孩還是不顧禁忌，歡樂泅泳戲水其中。

我攜帶了泳褲泳帽蛙鏡防曬乳液，可是「嚴禁游泳」四個字對我發生了禁止的作用。就像我們練功總要遵循法則，也許有時會羨慕婦人可以像馬一樣充滿自信亂跑亂叫一通吧。清初畫家石濤在一個心靈呆滯、到處都是框框的時代，大膽叫出「我自我有法」，他說：「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

旋子，學習美術，從一絲不苟的基本訓練，有一天要走向擺脫一切規則，有一天要走向無法無天，有一天，也許經過多少艱難之後，才會領悟：「美」，只是回來找到自己。

「不能游泳，就繼續溯溪去看瀑布吧。」B說。

溪澗的源頭就在瀑布，從蓄水堤壩的地方一轉就是登山的入口。因為是清晨，除了疏疏落落幾個叫賣山產的商家，沒有甚麼遊客。

## 十六、福耳朵

孫梓評

記憶中童年有過那樣一個午後，在家中灰撲暗沉秋香色系的客廳裡，光線老被阻絕在外似地。厚實方正的辦公桌旁，閒來無事，奶奶抱著我，長繭的手指撫摸著我童稚柔幼的髮，然後輕輕摩挲著我的耳朵。那時，我仍是輕軟的直髮、掌心尚未寫滿迷惑複雜的河圖，我的耳垂，像一滴厚厚的淚，奶奶說：「你是個好命的孩子。」

不管是不是真的，奶奶的話，總像是一句祝福。

那時，我慣愛膩在大人身邊，聽他們敘說自己的世界。大人總是很放心我，他們知道我是一個沉默的孩子，不會帶走或轉述這些秘密。爸爸的祕密。媽媽的祕密。奶奶的祕密。姑姑的祕密。我愛這樣被默默地允許，好像藉著語言踏入一個未知的世界我想，我真是個好命的孩子，並且，其實完全不介入那些祕密。這樣的參與，與隔離，是一種安全的幸福。

漸漸長大的途中，我的耳朵一直很安全。沒有太多暴力言語進入，也沒有太多雜音會左右我的心智。生活乾淨蒼白，像一件反覆洗褪了色的老制服。晾乾又穿上，髒了就洗，然後循環。唯一一次危險時刻，是我調皮，使喚不聽。爸爸要我幫忙去洗衣店拿個東西，我不理，自顧自玩弄著鉛筆盒裡身高不一的鉛筆。於是，在一個來不及理解的狀況下，一個猛然向我飛來的算盤，甩中了我的左耳。從那時開始，我擁有一點小小的左耳失聰，不是很嚴重，有時候聲音進入時會像被吸住的磁鐵，不能準確地敲中我的耳膜。我沒有怨怪父親。我知道，我仍是個好命的孩子，這只是一次意外。

國中開始住宿之後，每天熄燈，便躲進棉被裡偷聽隨身聽，耳朵像是可以接受外界的祕密隧道，讓各種聲音通過、進駐。那時候的生活和身體都很瘦，小說裡讀見「我只要蜂蜜和尼采就可以過活」深深感到豔羨；我以為我要的不過也就是一杯廉價的咖啡和深夜廣播節目。聽素昧平生的主持人用極好的聲嗓在看不見的空間裡，經營、複製、描繪他的生活，他身邊還有看不見的工作人員，聽眾深夜送達的宵夜，那一切有別於厭煩的中學生涯的。甚至也開始與同學一起虛擬出一個不存在的角色，用不存在去寫信給不存在。

## 十七、父親回家時

詹宏志

依稀有一股累積的尿意壓迫，我悠悠醒轉，睡意仍濃，卻發現天已經亮了。我躺在床上掙扎著要不要起床，卻突然感覺到家裡瀰漫一種異常謹慎的氣氛；從門外交織穿梭的輕微腳步聲，我察覺媽媽和阿姨的腳步都比平日輕細而小心。

心裡凜然一驚，我立刻翻身爬起來，躡手躡腳走到紙門旁邊，輕輕拉開一條細縫，向另一個房間張望。果然，隔壁臥房的榻榻米上，一床紅被面的厚棉被裹著一個聳起的人形，不遠處的矮几上，一個木頭煙灰缸已經醒目擺在那裡，這一切跡象都說明，父親在昨天夜裡某個時候，已經回來了。

我應該高興還是害怕？

也許應該害怕。父親倒是不曾對我們疾言厲色，他永遠只是坐在炭爐旁，帶著微笑，默默抽著煙，旁邊放著只有他回來才會拿出來的木頭煙灰缸，還有一杯永遠會被添滿水的專用茶杯。但這一段時間，母親和照顧我們的三阿姨、六阿姨會變得比平常嚴厲，她們好像都怕父親生氣，一面喝斥我們頑皮，一面用眼角偷偷瞄著父親的表情，但父親永遠只是莫測高深地微笑著。

也許我更應該高興。父親回來總會帶一些糕點或零食給我們，其中最令人興奮的，是一種從台北麗華餅店買回來的小西點，鬆軟的餅皮是誘人的咖啡色，香甜的內餡則是金黃色的奶酥，約莫半個雞蛋大小，一口可以下肚，可是我們都捨不得，一小口一小口地嚙咬著，希望這種甜美的享受能夠持久一些。

父親在遙遠的山區煤礦場工作，他既是規劃開採隧道的工程師，又是管理生產與銷售的礦場場長，大部分的時間他要待在山區礦場裡，其他時間他又奔波於政府機關、投資老闆、以及煤炭買主的酬酢中，幾乎每隔四十天才能回來一次。但奇怪的，父親從來沒有在我清醒的時間走進家門，每次總在我入睡以後，我都是在某個早上醒來發現情況有異，才知道他回來了。而我也很少看到他離開家門的樣子。也是另一個醒來的早上，家裡的氣氛突然鬆弛了，彷彿警報解除了，權威的男主人走了，家裡又恢復母親、阿姨、小孩們平淡的日常生活。

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在那個安靜平凡的時代裡，相對於街坊鄰人，父親旅行遙遠，交遊廣闊，看到的人和接觸的事，常常超乎我們的想像。

## 十八、在冬天燃燒的樹

陳木城

一年來，春天的櫻花開過，木棉花開過，油桐花開過；夏天的鳳凰花開過，大花紫薇開過；秋天的臺灣欒樹開過，大家都風頭出盡，就是一直輪不到這棵青楓出頭。熬到秋收冬藏了，好不容易來了一陣冷鋒，又正好是乾冷的寒流，這棵青楓終於在寒冷的冬天裡，展現它繽紛的風采，綻放出它的光熱，贏得了讚嘆的眼神。

很久沒有這樣，靜下來好好的看一棵樹了！謝謝這棵青楓，滿樹的紅葉讓我停下腳步，感受一下季節的遞移，分享它最繁華的一刻。我也知道葉紅了之後，就將會凋零飄落，鉛華落盡，等春天來到，一切從新開始。台灣雖然是四季長青的亞熱帶，都虧還有一些落葉喬木，提醒我們注意季節的遷移。生命的春夏秋冬，有燦爛的時候，也有凋零萎落的時候。

我家門前有一片臺灣欒樹，不久前還是繁花滿樹，經過最近的幾番風雨，現在竟是花謝葉落，只留下幾株乾枯的蒴果，在寒風中顫抖，顯得那麼寂寥落寞。假日在欒樹下散步，不經意在樹下發現欒樹的種子，埋藏在枯葉碎裂的軟泥中，不覺感動不已。大自然即使在最艱苦困頓的時候，人們都忘記了它的存在，它自己卻不忘偷偷的埋下生命的種子，積極的準備著下一個屬於自己的季節。

有誰知道四月裡曾經是最風光的油桐，現在怎麼樣了？有誰知道，六月裡紅遍半邊天的鳳凰木，它們的冬天是怎麼過的呢？當人們隨著繁花落盡，看花的人群散了之後，它們在夏天的炎陽下結果，在秋天的送爽金風吹拂下成熟；當冬天刺骨的寒風吹落它們的葉子，也吹落它們的種子，一棵光禿禿的樹，其實也是很美的。枝葉繁茂有它的風姿，一身綱舉目張有它的風骨。在寒風颯颯中，枝柯蕭條，它們依然在風中挺立，等待春天，等待另一個新的開始。

臺灣四季如春，許多樹都是一年長綠，這些四季分明的樹，就顯得特別難得珍貴。我喜歡它們會在冬天的時候，把所有的葉子脫落殆盡，然後在春天的時候，瘋狂的抽出嫩綠的新芽，長出一樹翠綠的春衫。它們懂得「捨」，蕭瀟灑灑的，落落大方的「捨」，徹徹底底地把自己「歸零」，就好像胭脂粉黛，一夜之間竟可以洗盡鉛華，從燦爛之中，甘之如飴的歸於平淡。這麼毫不遲疑，決不眷戀，都源自於它充滿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從零開始，相信自己可以風華再現。相較之下，人真的不如樹了，能這樣大捨大得的人太少了，對人來說堪稱是一樁偉大的行為，值得令人讚嘆的壯舉！